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見李德遠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
貴已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已也非以其妙速化
之術可以授已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
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
則妙速化之術者也不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
三者之爲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群而邪俞之以爲狂且
恠某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

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閣下之門固衆人之所邪命以爲狂且恠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閣下固宜

得解見提舉

古之見者必以贊今世之贊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爲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爲禮而反之者夷倨慢媠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雜綵繡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媠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聞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無屬之禮不講用捧咫尺之書以道其進

見之意而已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季公今經畧廣西者書辭纒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爲不可乃以向爲舉子業李公亦謂爲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于是者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文爲啓以授之曰大謝某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蒞試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某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見

今某後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
敬服用列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贊焉爾惟執
事進而教之

得解見權郡

某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遠禮非法制之
所拘而必曰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違至於理義之所
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
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禮也其著之令甲行之官府者皆
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不能
無脫亂訛缺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

可考明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遠
禮而非法制之所拘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理所在而
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
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制之未善朝
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况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
與舉送者獨觀揭示各爲文辭群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
者乃爲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
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况古者以名舉人猶所
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爲充
公則亦奚以謝爲舉者進謝之禮蓋習俗之弊而以禮禮

賓之者蓋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得解見通判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某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蒞之既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聶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於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

博逆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汗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揚縮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而其運未始頽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頽進病法之未善而悻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而

不敗乃事哉。然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某之所陳於聶使君者，乃先王之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贊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與諸葛誠之

誠之嗜學甚篤，又有勛力。朋友間有所賴者，訊後曾與淳

叟款曲否？既見其過，義不宜嘿。承喻惟知頓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痛鋤狂妄之根，誠使心不狂妄，而身中規矩準繩，不亦善乎？縱未能如此，但狂妄日減，日就規矩準繩，日以純熟，亦為難得。以誠之之勤篤，從事於規矩準繩中，此亦其所長也。但不知所謂狂妄之根者，果何如？將何如而鋤之？不知下手鋤時，便鋤得去也。無若鋤得去，日後却遂無此矣。為復此根，非若草木之根，一鋤去後，便無。雖鋤得去，又復生邪？為復雖鋤之，而未能盡去之邪？又不知此狂妄之根，與常人同，不與常人同，是素來有此，是後來起得。若後來起得，却是因何而起？凡此皆當辨明，又誠之所愧惕。

者為復只是狂妄未息未中規矩準繩而愧惕為復別有未足處後愧惕為復二者兼之此一節亦須明白古人不
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
若此者非如桎梏陷穽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而大
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講學固無窮然須
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
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揚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
其說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
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
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
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顏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
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子游之論
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
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
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
合井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
見有可理會也

承諭學術更不費力永無懈怠自然常不離道若至從心

所欲不踰矩之地矣。此理固無阻。顧恐公未有此力量。爾中人之質。成賊之餘。以講磨之力。暫息斧斤。浸灌於聖賢之訓。本心非外鑠。當時豈不和平安泰。更無艱難。繼續之不善防閑之不嚴。昏氣惡習。乘懈而熾。喪其本心。覺之而來復。豈得遂無艱屯。一意自勉。更無他疑。則屯自解矣。此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繼續之善防閑之嚴。中人之質亦恐未能免昏氣惡習之間。作然辨之於早。絕之於微。則易為力耳。鄉見誠之未夜而睡。非有疾病。非委頓。不能支持。但氣昏體倦。欲睡而遂縱之耳。誠之不能於此。少加勉強。誅而勿縱。而欲別求道術。別起

疑惑。不亦左乎。鄭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所以節宣其氣。而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此語殆不可易之也。此一節已無疑。方能課息與敬。辨義與利。本心之善乃始明著。而不習無不利矣。

三

承諭為學與曩時異。觀書辭誠有用工處。但如懊惜亦甚。害事。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懈怠流浪。患不覺耳。覺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豈可自埋沒如此。於此遲疑。不便着鞭。宜其在己未得平泰。於事有不照燭。子細觀察。

有。何。滯。礙。爲。仁。由。己。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聖。人。豈。欺。後。世。誠。之。於。此。不。決。然。獨。進。豈。不。忍。去。其。鄙。吝。之。習。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者。亦。人。耳。誠。之。欲。自。棄。邪。所。示。書。藁。二。通。西。美。深。甫。書。辭。甚。暢。至。子。宜。書。則。窘。束。有。病。此。乃。楊。子。嘉。所。謂。屈。於。勝。已。者。而。伸。於。不。已。若。者。也。

與王德脩

銓。嘗。報。罷。卒。然。以。歸。竟。不。及。附。致。數。字。六。月。十。九。離。都。下。與。諸。葛。誠。之。同。訪。敬。仲。二。十。九。日。至。富。陽。七。月。三。日。始。離。既。望。抵。侍。下。諸。幸。安。穩。皆。庇。所。逮。兄。倡。道。於。彼。善。類。響。應。

能。使。慈。祥。禮。悌。和。協。輯。睦。之。風。鬱。然。興。於。父。子。兄。弟。宗。族。鄉。黨。之。間。此。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者。也。健。羨。健。羨。郭。氏。欲。見。延。使。繼。賢。者。之。後。亦。蒙。錫。論。許。復。深。感。厚。誠。第。槩。之。愚。心。甚。不。安。此。如。兄。旅。處。遠。方。彼。能。館。寓。師。事。之。於。理。則。順。某。家。居。乃。欲。坐。致。於。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如。此。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前。輩。親。師。求。友。蓋。不。憚。勞。苦。飢。寒。裹。糧。千。里。固。其。宜。也。今。發。號。鄉。學。者。多。乃。無。一。人。溯。江。而。西。者。學。者。不。能。往。而。教。者。能。往。非。所。聞。也。兄。之。所。以。爲。彼。

慮者至詳且曲也。而顧不及此，豈亦智者之一失乎。

與劉淳叟

承諭爲學無他疑，但却不得如江下感發時。其他朋友亦無甚進學，固不欲速，欲速固學者大患。然改過遷善，亦不可遲回。向來與諸公講切處，正是爲學之門。進德之地，誠有志者，何忍復塗塞其門，榛蕪其地哉。平時所喜於淳叟者，徒以志向豐豐，有進無退。今反遲回，若此何邪。向時繆妄工夫，其勇往如彼，今云知過，乃反如此，則抑恃於用勇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舜所以爲舜，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蓋夫子之明訓，豐豐以進，非

淳叟之過也。其過顧在於進之非其道耳。誠知其過，頓棄勇改，則豐豐以進者，乃舜之莫能禦。夫子之所謂如不及，而又何病乎。今淳叟不然而自曰知過，吾不信也。惟即改之，無待來年。夫道若大路，朋友相聚，不相與勉勵策而進之，而自作艱難，自作節目，乃是未肯頓棄謬妄之習，爲遷延苟免之計。如今時寇盜已在囹圄，不肯分明伏罪，遷延歲月，僥覲降赦，苟得脫免之後，必復爲亂矣。宜勇改之，毋蹈此轍。

二

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



原件短缺

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真實苦口者
之未能無齟齬邪抑從悅者多而改擇之未至也此雖據
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私試禮記義破題
誠佳然或者謂所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
苟當於理豈假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
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
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為治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今日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
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徃也使人讓寵讓席其反也人與之

斷之此亦是其病處固嘗闢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
父德器言論皆有餘味誠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燭
波瀾所及不已于學者當有充長之驗以大禹之聖聞在
知人在安民之言則吁而致其問仁有所未洪智有所未
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歛然自安於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
列則亦偷矣館學之官非費宰比能相勉以進無苟自安
則吾道有望道之異端人之異志古書之正偽固不易辨
然理之任天下至不可誣也有志於學者亦豈得不任其
責如射者之於的雖未能遽中豈得而不志於是哉闢先
聖之道闢邪說放淫辭於今當有任其責者而多言是病

此公孫洪禁民挾弓弩之策也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回翔仕途馳騁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諒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寔異前日駸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疚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邪金谿爲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其窘求之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爲

黨貢諛獻佞以陷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歛之計者其名爲官其實爲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此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宮苑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間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胡達材

承示以所進所疑深見嗜學之誠曰達材所進乃害心之

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醉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測。纔有推測。即是心害。與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措。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二

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騫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廡庫廩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煨燼山履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為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為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騫於外也。

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之初。未甚清明。蒙然未有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矣。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冀爾之身。將斃於煨燼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明分易曉處。朝夕調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與潘文叔

得書知爲學有進。甚慰。但所謂怠墮急迫兩偏。此人之通患。若得平穩之地。不以動靜而變。若動靜不能如一。是未得平穩也。涵泳之久。馳擾暫殺。所謂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工夫。恐只增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若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此事非有真實朋友不可。

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顏淵爲非。

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虛心乃能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辯論辯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別有所長之心乃可

與曾敬之

爲學日進爲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適出書不時復

與符舜功

靜惟來辱之意非鄙人之所敢當下問之及時薦其愚非能有崇論宏議驚世駭俗之說得之朋舊似足下望之太高待之太過初聞未以爲然及曾得廣人至遂收兩書禮意勤厚非所宜得見喻進脩之工始信傳者之不安揆之愚心恐成過當詳細已嘗道於幾先相會幸詢之

二
其自初與舜功相見。即進性格太緊之說。此在愚見頗為不苟。蓋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強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無志者。徃徃皆強探力索之病也。若無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積之。苟不已。無不至。但患不行耳。子淵大槩甚正。然甚欲得渠一相聚。書問所言。要不能盡心曲也。

三

見喻新工。足見著學。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而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求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與符復仲

蒙示進學不替。尤以為喜。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為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專要。觀是不肯徇情縱欲。識

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為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

與周廉夫

處家之道。古聖人格言。具在易之家人詩之二南。是也。今人縱能言。亦何以加也。若情勝禮。恩勝義之說。竊以為未然。處家自有禮。自有義。禮義所在。豈可勝也。此言非但不知處家之道。亦不知禮義矣。商君說孝公以帝道王道與今人言禮義相似。其實是講貫得一項。必不可行之說耳。帝道王道之實。其果如是乎。要看看其實。王濬則孟子告齊

宣梁惠者是矣。後來只是齊宣梁惠不能舍己私。以從孟子耳。孟子之說。安有不可行者哉。廉夫資質隱約。却不甚英特。從事於學問之日。又淺。今日之困固宜。平時固滯不通處。其在爐錘之間。雖或有未開豁。然稟受之偏。循習之久。豈能終廓然乎。非磨之以學問。其為害未有已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寃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畧申慰誠計必徹聽其前此欲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與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尚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曰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

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學學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履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嘗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人主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冬能自知。有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

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寒，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踰爲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邪？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者，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且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諄

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旣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嫠女宿留龍窟，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邪？起居食息，醇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邪。任重道遠。繫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侍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而實未必知學。號為有志。而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難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放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一行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一及放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放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如此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遂回不進。則是未小知其心。未知其放賊放失。不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與丁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盡。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問關。既

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曰：當既過。聖陽便悔。所以箴之者。渠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若此。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成賊之處。特遂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一而已矣。

與三向應朝

此得書。如為學精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道二道。根太。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分。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礱。亦復何憂。

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成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四能詳。要之詳。亦未必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解不倦。與志切磋。亦何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成賊至於熟爛。視聖賢。與我異類。端的自省。

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解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之於舜。盤盂几杖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學。筆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

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二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廢之久。爲舊習所乘。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頓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平平甫

孟子揠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納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祛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它求。此心之良。本非

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咏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惜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闕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此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請。

有益某觀之甚下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誠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若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

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襍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願款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特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君皆安在爲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三

嬰女之行遣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臨川大不相

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汪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奸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奸滑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董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攜不

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籍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

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
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
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
大勢今之為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
常少而抱薪者常多其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
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
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說說可破至
理明說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
國論亦有可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次之君

為輕民也

以邦本得乎立

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

親民撫之

之職也縣家而害民

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

民使家

以治之今州家使家

以胥吏塞之以僚屬

所賴以

通問巷田畝之情若有

者赴愬也今乃以告

訐把持

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

者之路

恣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歎相重足脅息而吾得

以肆行

而無忌監司太守有厭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

利者有

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河吏黠胥頗亦斂戢鄉來懷

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以之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畏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攻要須於一處子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而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昂者議革其弊以為益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初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

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罵受領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史君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已獲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者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糶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

尤爲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
墻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
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
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
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
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履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
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
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
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
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

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
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奸度慝之地。而飾
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
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
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
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聖賢
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
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

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两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

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宣布于下而無所壅底今

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承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餮矯，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槌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飲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竒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踣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

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眞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蝟蟻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辨。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歛滲漏之處。

深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

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竒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挫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
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